

澳華新文苑

第1090期

艾和繁先生書法作品欣賞



恭祝丘雲庵詩翁九秩高壽

張青 (浣溪沙)

嶺海財經建樹多，南洲文苑仰嵯峨。襟期澹薄倡融和。赤子情懷讓似酒，逍遙歲月美如歌。共祈仁者壽山河。

林觀賢 (清平樂)

財經獨秀，處事玲瓏透。會社結盟情義厚，翰逸心中富有。生朝九秩高歌，朋儕齊頌三多。王母蟠桃壽酒，文才堪比東坡。

汪學善

序：詩會創立之初，蒙詩友丘公加盟奔走，見得多區地點開設講座，使詩會日益茁壯。值茲水虎、兔兔之際，欣見南瀛詩會園地，刊出慶賀詩詞，謹試詠九言律詩二首，聊效三封之祝云爾。

南極星輝映翠新禧至，芳菲九十春光尚未除。



元月24日，農曆正月初三，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在中央海岸Wyong市的寫生基地金谷園，舉行春節聯誼活動。一個突出主題，是為研究院榮譽院長丘雲庵先生舉辦九十大壽的慶祝活動。圖為聯誼活動合照（前排左起：藍西、國立、曼曼、譚文華、丘雲庵、黃少石、恆心馬、陳秀英；後排左起：丘慷、熊大蒂、王存德、徐惠群、胡鴻雪、張青、Amy）。

詩詞韻味幽雅極，書法風標獲勝總堪誇。聯絡僑團致力通聲氣，交流文化將身樂晚霞。知君健體潛修恆有術，不必丹壺洞口問胡麻。

岑子遙

小引：丘老素愛米襄陽詩書畫今逢其壽慶特寫取米氏遊「苕溪戲作」某詩中一些文字及其格式以成下詩作賀並博一哂。

廿載詩緣結，四時詠好花。情傾南瀛酒，點畫麗宮茶。雅座多同好，良朋伴不謬。今逢君九秩，天降瑞雲霞。

藍色的沉醉 西貝

那時，樹靜風止
如水的時日流成亞墨河的一支
流過村莊、城市水畔的藍花楸
青藍淡紫……
從激夜無眠
到忘懷一切忘憂河，
終不讓始輪回亦不自知
飄零的花瓣紛紛
水，用怎樣的機杼才能托住它們
再淹沒它們？
那沉淪的一瞬凝滯
像轉動的羅盤羅針，在暗處深埋
而天空、風、流水及水面上顛抖的光輝
讓萬物的孤放化為藍色的沉醉……

藍色沉醉隨想 聞濤

她用歲月的滄桑描述世態炎涼，卻婉婉動聽，沒有一絲悲傷；畫中敘說那點點滴滴的記憶，不動聲色，把生命曾經的悲歡離合用畫筆流露了出來。
總是夢見水，夢見藍色的水巷，滿天的繁星，印影在波光蕩漾的水面上，伴隨著樹的倒影。總是夢見徘徊在水巷的深處，小雨過後的水鄉，恬靜平和，把人帶進冥想。
時空本是一體，紫色的藍花楸，瞬間穿越，盛開在夢中的小河兩岸，風輕拂著。遠處的城市高樓窗口裡射出的燈光，像那渴睡人的眼。世界正在悄悄地退去，唯有那淒涼獨步的身影徘徊在落滿殘花的路上，寄跡天涯……特賦《長相思》一首以紀之：
清水流，綠水流，經過城南古水溝，
櫻花片片愁。
欲停留，難停留，更勝他年花帶羞，
落英隨水流。

墨爾本鳥事

李雙

在墨爾本，無論城市農村，包括居民區周圍，多有濕地，藏蜥蜴，棲鳥禽。都是野生的。天鵝，鴨子，海鷗，烏鴉，鸚鵡，黑背鐘鵲，各種鸚鵡等等，時時可見。這裡單說鸚鵡。

8月7日或8日立春，到第二年2月4日或5日立秋，據我觀察，鸚鵡的窩裡，最少會有三隻蛋，最多只有九隻蛋。老鸚鵡每個月都會孵一批小鳥；幾隻蛋，孵出幾隻小鳥；最後那一批，能孵出九隻小鳥呢。

原來鸚鵡從8月開始下蛋，下三隻；9月下四隻……來年1月下九隻。蛋的數量與小鳥的數量配合著月份的增加，大致如此。立秋後，下蛋就少，也亂了規律，孵化大都失敗。鸚鵡腦袋小，但一樣會思考問題，如有壞蛋，孵不出來，它會嚼爛並用，把它擄出窩。

3月至7月，則是鸚鵡們「計劃不生育」的垃圾時段；意外懷孕是有的，屬於個案，不予統計。據說鸚鵡走路就是走，不跳；如同麻雀走路只能跳，不走。其實不一定。小鸚鵡就會跳，還會打滾呢；嫩麻雀就不僅跳，也走，甚至跑。

在城裡，在居民區，在野外，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最多的還是鸚鵡。見到它們的概率比見人還高。難免零星的鸚鵡。

鸚鵡們常常放飛夢想，放飛自我。它們的隊伍，像大床單一樣，從上往下飄，鋪到地上，吃草籽；蒙在樹上，吃水果，吃松籽，吃柏籽……人一走近，「大床單」的近端先揭開，一直揭到遠端，整整一大張，像被勁風催動，一飄而去。

“大床單”到了高空，與別的“大床單”彙合，變成更加燦爛奪目的“飛毯”，比床單大得多，在起伏，在扭動，在飄舞，在變幻。那花紅綠綠的靈動與壯觀，讓人驚詫，讓人欣喜，讓人激動，讓人似有千言萬語，卻又無話可說。

“飛毯”停下來時，可以蓋滿一兩個足球場；可以完全遮住一組望不到邊的電纜，仿佛空中所有的電纜，都是鸚鵡做成的。這得有多少鸚鵡，才能組成“飛毯”，組成“電纜”？

“網絡”會召開全國訴苦大會：大批鸚鵡用電纜磨嘴，已經讓整個寬帶系統耗掉幾百萬澳元維修費，損失慘重。呵呵，能拿它們怎麼樣！

冬季裡，因為萬物凋零，老鸚鵡，總是退守樹林，在枝丫間騰躍，像一個毛團，被神秘之手拋來扔去。也許，地上已經找不到草籽了。不知道松樹樹上，還有多少殘籽。水果也很少。

都是些什麼品種的鸚鵡呢？仔細觀察，拍照，然後查對。有虎皮鸚鵡，很普通，毫無虎氣；有公主鸚鵡，也普通，樸素，不似公主；有紅翅鸚鵡，確實翅紅；有紅胸鸚鵡，的確胸紅；有國王鸚鵡，身深紅，翅、背深黑，有點傻傻的愣愣的威嚴，所以當了國王；有柏克氏鸚鵡，像麻雀的哥哥，只是長著鷹鉤鼻；有雞尾鸚鵡，灰色，拖著雞尾，也立著雞冠；也許鳳頭鸚鵡就是雞尾鸚鵡吧？有紅腰鸚鵡，但腰不紅，背紅。想起黑背鐘雀，全身黑，唯獨背白，但偏叫黑背鐘雀。胡說八道一旦推廣至全體國民，就只能將錯就錯，永不悔改。

一日，手機嘟嘟響，接著，墨爾本移民群裡，跳出來一條消息：“鸚鵡爸爸花心飛了，鸚鵡媽媽尋夫跑了，鸚鵡主人慌神了，三隻幼崽急徵媽……”並上了圖片：一隻手正用鑷子給小鸚鵡喂食。我急得不得了：鸚鵡的舌頭不是軟而扁的，而是硬而圓的，像一粒子彈頭；加之它總是搖頭晃腦，前撲後仰，很容易被鑷子戳傷。我覺得小鸚鵡即將死於非命，慌忙應徵，然後驅車趕到了老移民俞斯張家。

俞斯張秀氣，而又身強力壯，和巔峰時期的西門慶一



■夏兒畫作《藍色的沉醉》

禪境與自轉：吳正的文學追求與生命追求

何與懷

（接上期）然而，吳正在他的藝論文集中，卻輕輕地說了這麼一句：

有“主旋律”作品，就有“反主旋律”作品。“主旋律”與“反主旋律”其實是一回事，是對於揮拍射球到牆上後那種反彈力的利用。一株本是同根生的植物，相煎又何太急呢？一部好的成功的文學作品既不是“主旋律”的也不是“反主旋律”的，而是非主旋律的，是游離在“主”與“反”的那潭逆向漩渦外的一位冷靜的旁觀者。

吳正提出“非主旋律”的觀念。這是一個非同小可觀念，在中國整個文壇，沒有人敢於公開這樣說過。確實，吳正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存在。他自己就說了，在作家的屬性上，他始終是個沒有任何“組織關係”的人，倒不是指黨組織或其他，他連自己的作家的屬地都沒搞清楚。他是香港作家？上海作家？大陸作家？海外作家？可能只能說是一個華語作家。他問自己：你不快嗎？你不爽嗎？你難堪嗎？你無所適從嗎？都不。相反，吳正只是覺得自己太幸運了！這是神的意志，神的安排，神的美意；他因而只屬於自己，屬於這個特定的時代。當然，吳正更期望自己終將能屬於那部連綿不斷文學史中的某一截斷層面中的某一個格位，但就決不是指地域，而是就文學創作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而言。

就吳正這個“個案”，可以談談國家認同問題。人們都知道，國家包括“自然結構”、“精神結構”和“實體結構”。自然結構是指山川、土地、森林、海洋、動物等；精神結構主要是指文化、傳統、語言、社稷，生長在一個國家的人，這些都是與生俱來的血緣關係，難以分離，必須認同，而且熱愛。本人作為一個澳大利亞華裔公民，就曾多次提出：一個華裔文化人，一個華裔作家、詩人、藝術家，不管成就大小，都應該有一個信念，就是：我在哪裡，中華文化就在哪裡。我們都應該為弘揚中華文化添磚加瓦，使到澳洲多元文化更加豐滿，更加繁榮。

國家還有一個重要的實體結構，這是權力中心系統中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從最高領袖到以下的大小小領導和他們的下屬，有實權力的監獄、法院、警察、軍隊……等等。這個意義上的“國家”，梁啟超在五卅前便認為應當把國家與天下、國家與朝廷、國家與國民這幾對範疇區分清楚。五四運動文化先行者陳獨秀更提出“偶像破壞”的論說。他認定，為了解放思想，就得掃除各種堵塞思想的偶像，包括“國家”。今人文學家劉再復則

在1993年提出“文學對國家的放逐”的命題。他說，當作家確認自己是個體情感本位者，他便把“實體結構”國家從“至高無上”的位置上放逐出去，拒絕把國家概念作為一種先驗認識來主宰與整理個人的特殊體驗。這樣，“國家”在文學創作中就不是個體經驗和個體語言的主導話語，而是被作家以各種方式處理的客體。劉再復說，對於這種“放逐”，儘管可以用某種現實的價值尺度加以批判，但是，在文學領域上，則不僅無可非議，而且是文學獲得形而上品格所必須的。

至於吳正，他用了一個生動的也確實符合歷史事實的“自轉”與“公轉”的比喻。他說：作家只能控其“自轉”的速率與方向，他根本不需要去顧及社會以及市場的“公轉”軌道是什麼？以及如何運作的？因為在中國式的“太陽系”中，“恆星”太陽的本身就一直在一種不穩定的狀態中；五六十年代有一顆，七十年代末換了一顆；九十年代是一顆，二十一世紀伊始又是再一顆。誰能預料說到了二十一世紀來臨之際，中國的“太陽”還要換多少顆？作家是一種徹底的自我職業，他的“自轉”非但是他的天性，更是他的天命與天定。

真是講得太好了。的確，作家根本不需要去顧及中國的“太陽”，根本不需要去顧及它的“公轉”軌道；而且，中國“太陽”本身實屬不斷變更之中，無從顧及。一個作家需要一種“定力”，他在其創作境界上的執著與這



■在歡迎吳正先生蒞臨悉尼晚宴上（攝於2019年11月8日，左起：康妮、周捷、何與懷、吳正、夏曉曦）。

求就是一種“定力”，是他賴以“自轉”的軸杆和軸心。

這也是一個“自由”的問題。絕對不可以用國家偶像擠壓個體尊嚴個體自由。吳正指出，文學說到底是一種美學。唯美是從，絕無其他。這是一定緩緩展開的色澤與質地都非常華美的織錦緞，任何哲理，任何感悟，任何見地，任何宗教理念都是綴於其上的繡花，這裡一朵那裡一朵，錯落有致地添上一兩個亮點，叫人忍不住地要擊掌喝彩一聲。而唯美是從的文學，其趣旨是要打開人心“內宇宙”。猶如地球之外有個外宇宙，外宇宙有黑洞，內宇宙也有內宇宙，內宇宙也有黑洞。有這麼個廣渺不著邊際的外宇宙就有這麼個廣渺不著邊際的內宇宙。外宇宙已經被發現並證實正在被發現許許多多神秘的、不可解的現象與規律；內宇宙也同時被發覺隱藏有許許多多不可思議的神秘的意識和思維角落。而文學只有在自由的狀態中，才能一點一點或多或少打開“內宇宙”。這是一個艱難的事業。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自由只存在於文學藝術等純粹精神領域。如果國家橫加管轄，那文學藝術就只好走向死亡。

吳正有其獨特的經歷，能夠感悟到，其實，所謂故鄉故土，並不一定要指誰的出生地，它只是一種概念上的定位。任何一塊能夠喚起對以往歲月回憶場景人物和情節聯想的土地，都對這個稱謂具備了一種擁有權。的確，我們實應該確立一個觀念：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安身立命的家鄉。引用宋朝著名詩人蘇軾的詩句，就是：“此心安處是吾鄉。”或者，以莎士比亞的《理查二世》裡的名句所說：“天堂之眼眷顧的所有地方，對於智者都是避風港和幸福之地。”歷史上，美國開國元勳之一本傑明·富蘭克林這句話：“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已經成為美國立國之本。

崇尚自由的吳正，他的文學追求與生命追求絕對明確。他從來不受文壇對他的影響，不受權勢的影響，也不受資本的影響。他完全不需要。他就在那裡“自轉”，即使也許會伴隨孤獨，但這是進入“禪境”保持“禪境”、抵抗所謂“主旋律”的干擾所必須的。而這，也讓他的創作在當代中國文學在世界華文文學中顯得格外珍貴。

（本文是作者撰寫的《吳正文學生命軌跡探訪》中的兩個章節的刪節本。原文全文三萬字，動筆於2022年10月某天，斷斷續續，完稿於12月16日，新冠病愈後一個月，悉尼家中。）

樣。可是，三隻小鸚鵡，已經被他養得犧牲了兩隻，剩下一隻“老三”。我也不好翻臉變成武松，就沒怎麼理他。

先仔細打量“老三”，這家伙，出生才15天，全身只有人的腳趾甲大小，沒長毛，頸子比圓珠筆芯還細；頸子下的喉子癩癩的；胸部急促起伏。唉，已經氣息奄奄，生命垂危！越想越生氣，小鸚鵡你養死兩隻，不是我趕來，連“老三”也會含恨九泉。雖然不想當武松，還是在俞斯張肩上一試一拳。

帶著“老三”，拋開俞斯張，回到家裡。我思考著怎樣給它喂食。鸚鵡與一般尖嘴鳥不同。尖嘴鳥餓了，總是翅忙腳亂，嗚嗚哇哇，張大嘴巴，喂食很方便。而鸚鵡常常餓暈；加之嘴殼是下鉤的，張不大，得從下面往上喂，用鑷子顯然反科學反鳥類。我立刻查資料，得知老鸚鵡總是先吃飽，然後奮力張開嘴，張得上指天下指地，讓小鸚鵡把腦袋鑽進喉管，直接從嗓子裡往外掏食。怎麼辦呢？我也有一張大嘴呀！把蒸軟的小米，混合蛋黃（不能要蛋清），含了滿嘴，讓“老三”那線豆般小的嘴，從我的鵝蛋般大的嘴裡掏食。因為老鸚鵡不配合，雖然“老三”一直尖叫著奮力拼搏，把小米撒得滿地都是，也沒有吃飽。而且我還噎了好幾次，鼻孔、口腔“萬彈齊發”，張大的嘴像是要一口吃掉“老三”一樣。“老三”的皮膚是透明的，查看它的嗓子，裡面只有三四粒小米。

這辦法不行，得殫精竭慮，銳意改革。我思緒繞繞盤旋，像點燃了蚊香。終於，我試著用三個指尖捏著小米，其縫隙，形似鸚鵡媽媽的嘴，然後讓“老三”往縫隙裡掏食。這一招靈，幾分鐘後，它的嗓子就鼓起來了，比一粒黃豆還大。它吃飽了，便閉上雙眼皮眼睛，安然做起了澳洲夢。俯首聆聽，似乎響起了細微的呼嚕。

“老三”和嫩娃娃差不多，隔兩二個小時，就會吵鬧不休，警告我：“該開飯了！”白天還好辦，晚上我只好調整睡眠方式，它睡我也睡，它醒我也醒。總之，寧肯折騰我，不能虧待它。

“老三”在我家生活到九十天時，扇開了八個紙箱；體積增大了十倍，毛也長全了，顯出了虎皮鸚鵡的模樣；觀察鼻息，是公的，好一個帥哥啊！叫聲也越來越響；想想那天折了的“老大”、“老二”，總會痛心地自責：我來遲了！也有點埋怨俞斯張。令我不滿的是，“老三”還不願自己進食，一直堅持讓我這個“養父”喂它，“苦難”只能延續。

過了一段日子，“老三”稍長大些，又不像虎皮鸚鵡了，而像葵花鸚鵡。成年葵花鸚鵡，鴿子大小，但比鴿子身材好，很漂亮。就是國內，喪失鳥種，養一根腳蹩奴役，在小鐵架上火熬一生的，其中一種。國人養上一隻，自認為可以逼格大增，其實是大減。可見理念之重要，之急待重鑄。成年葵花鸚鵡本大，能夠力拔山兮氣蓋世，又開腿，掀起垃圾桶蓋子，把可食用零碎吐出來，甩到地上，然後從容享受大餐，吃成胖子。不是什麼好鳥！

閑話休提，把“老三”養大，自食其力再說。（本文榮獲2022年“相約澳洲”徵文賽優獎。）

鄰居查爾斯 Patrick Wang

（接上期）熱騰騰的咖啡端上來後，我又把幾周的失敗和堅持嘮叨了一遍，就在我準備宣佈勝利在今晚揭曉時，妻子在桌下踩我一下，示意我停嘴，事後得知她是怕我多嘴提及紅燒之類。

只見查爾斯試了一口咖啡，和太太的眼神對了一下。說，昨天問我們家有沒有麻煩事，我忘記告訴你了，這一帶的房子年代久遠，幾乎家家戶戶都用同樣的瓦片。唉，早年的移民真的是不該迷信歐洲，照搬一切。

查爾斯說完就停下來不說了，好像不知道我急著等下文。

查爾斯太太開口了：三十多年前，搬過來時，我倆還年輕，孩子正讀書，學校的工作很忙，睡眠少了就更辛苦。我們也想過許多辦法，甚至已經準備賣房……。查爾斯太太說話很慢，句子短，聲音也輕，……後來全家商量，孩子們說，它們早就在這裡了，已經在上萬年了。大家認為可以與它們平等共處，一起生活……。我試著給它們起名稱，領頭的那個腳步重的大家伙是丈夫，我叫我湯姆，腳步聲音比較輕的就是妻子了，我叫我喬安娜，那隻小的麼，就是彼得啦！每天早上被吵醒時，我和查爾斯就在第一時間互相猜：是誰？呢，是爸爸回家啦！……就這樣堅持著，堅持著……，時間長了，準確率高了，也就成一家人啦。

查爾斯太太停下，微笑看著丈夫。四個人都沒有開口，桌子上很安靜。一縷陽光透過木頭窗格照在女教師臉上，我不僅看見年輕漂亮，還感覺到那一份暖暖的愛。

查爾斯微笑著接下去說，後來，我們睡得安穩了。記得有一夜，電視新聞預告凌晨有颶風來襲，我們怕它們回不來，久久等著，反而睡不著了。

查爾斯太太一邊翻看著我手機裡的Possum照片，一邊說：看！這大眼睛，哇，這麼大的耳朵，毛絨絨的黑尾巴，有一尺多長呢，真可愛！在秋天裡，家裡會多一個孩子，在媽媽口袋裡六個月後，就爬上媽媽後背，進進出出，一直到斷奶……。

那天，如何告別查爾斯夫婦我已經記不清了，妻子說她當時手心冒汗，全身無力，恨不得鑽到咖啡桌下。我拉著她一陣小跑，到家後立即移走了所有犯案工具，感覺上自己就是個罪人。

當晚上床後，我們全身身心放鬆，等到那一聲沉重的腳步出現，我們倆互看了一眼，準備商量給它起個名稱，我脫口而出：查爾斯！妻子咯咯地笑起來說，就叫它查爾斯！

從那一天之後，我們也不再失眠了。微信群裡，妻子會將Possum查爾斯一家的照片曬上去，就像別人曬自家的寵物狗一樣。秋末的時候，她會將水果切開放進屋簷旁。

澳洲人喜愛自然，熱愛野生動物的故事太多，太多，查爾斯的故事只不過重復了這樣的結論。最令我耿耿於懷的，是教師查爾斯敲我家門時，他已經心灰肚爛。他站在一個高高的講台上，絕對掌握十幾種角度、方法來批評和教育，甚至指責我：他有足夠能力糾正和阻止我，至少建議我……但一切都沒有發生。他選擇了最完美的一種，即用喝咖啡和講自己故事的方法，和風細雨，最大限度地減少尷尬，替對方保留自尊。

多少年過去了，我不願再踏進街角的那家小咖啡館，以免觸痛我那隱隱的疤痕，但我牢牢記住了那個冬日裡的一縷陽光。（本文榮獲2022年“相約澳洲”徵文賽二等獎。）



■Patrick Wang新居窗外風光